舊唐書/卷8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高宗中宗諸子 ◄

舊唐書
卷八十七
列傳第三十七　裴炎　劉禕之　魏玄同　李昭德

► 韋思謙　陸元方　蘇瑰

○裴炎劉禕之魏玄同李昭德

裴炎

裴炎，絳州聞喜人也。少補弘文生，每遇休假，諸生多出遊，炎獨不廢業。歲餘，有司將薦舉，辭以學未篤而止。在館垂十載，尤曉《春秋左氏傳》及《漢書》。擢明經第，尋為濮州司倉參軍。累曆兵部侍郎、中書門下平章事、侍中、中書令。

永淳元年，高宗幸東都，留太子哲守京師，命炎與劉仁軌、薛元超為輔。明年，高宗不豫，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。十一月，高宗疾篤，命太子監國，炎奉詔與黃門侍郎劉齊賢、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。十二月丁巳，高宗崩，太子即位。未聽政，宰臣奏議，天後降令於門下施行。中宗既立，欲以後父韋玄貞為侍中，又欲與乳母子五品，炎固爭以為不可。中宗不悅，謂左右曰：“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，何為惜侍中耶？”炎懼，乃與則天定策廢立。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、羽林將軍程務挺、張虔勖等勒兵入內，宣太后令，扶帝下殿。帝曰：“我有何罪？”太后報曰：“汝若將天下與韋玄貞，何得無罪！”乃廢中宗為盧陵王，立豫王旦為帝。炎以定策功，封河東縣侯。

太后臨朝，天授初，又降豫王為皇嗣。時太后侄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，太后將許之。炎進諫曰：“皇太后天下之母，聖德臨朝，當存至公，不宜追王祖禰，以示自

私。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？臣恐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”太后曰：“呂氏之王，權在生人；今者追尊，事歸前代。存歿殊跡，豈可同日而言？”炎曰：“蔓草難圖，漸不可長。殷鑒未遠，當絕其源。”太后不悅而止。時韓王元嘉、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，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，以絕宗室之望。劉禕之、韋仁約並懷畏憚，唯唯無言，炎獨固爭，以為不可，承嗣深憾之。

文明元年，官名改易，炎為內史。秋，徐敬業構逆，太后召炎議事。炎奏曰：“皇帝年長，未俾親政，乃致猾豎有詞。若太后返政，則此賊不討而解矣。”御史崔察聞而上言，曰：“裴炎伏事先朝，二十餘載，受遺顧托，大權在己，若無異圖，何故請太后歸政？”乃命御史大夫騫味道、御史魚承曄鞫之。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：“炎社稷忠臣，有功於國，悉心奉上，天下所知，臣明其不反。”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之，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眾，太后皆不納。光宅元年十月，斬炎於都亭驛之前街。炎初被擒，左右勸炎遜詞於使者，炎歎曰：“宰相下獄，焉有更全之理！”竟無折節。及籍沒其家，乃無儋石之蓄。胡元範，申州義陽人，坐救炎流死瓊州。程務挺伏法，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，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，皆坐救炎之罪也。

先是，開耀元年十月，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，除曲赦外，斬阿史那伏念，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。初，行儉討伐之時，許伏念以不死，伏念乃降。時炎害行儉之功，奏云：“伏念是程務挺、張虔勖逼逐於營，又磧北回紇南向逼之，窘急而降。”乃殺之。行儉歎曰：“渾、浚之事，古今恥之。但恐殺降之後，無復來者。”行儉因此稱疾不出。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，妒能害功，構成陰禍，其敗也宜哉！

睿宗踐祚，下製曰：“飾終追遠，斯乃舊章；表德旌賢，有光恒策。故中書令裴炎，含弘稟粹，履信居貞，望重國華，才稱人秀。唯幾成務，績宣於代工；偶居無猜，義深於奉上。文明之際，王室多虞，保乂朕躬，實著誠節。而危疑起釁，倉卒羅災，歲月屢遷，丘封莫樹。永言先正，感悼良多。宜追賁於九原，俾增榮於萬古。可贈益州大都督。”

炎長子彥先，後為太子舍人；從子伷先，後為工部尚書。

劉禕之

劉禕之，常州晉陵人也。祖興宗，陳鄱陽王諮議參軍。父子翼，善吟諷，有學行。隋大業初，歷秘書監，河東柳顧言甚重之。性不容非，朋僚有短，面折之。友人李伯藥常稱

曰：“劉四雖復罵人，人都不恨。”貞觀元年，詔追入京，以母老固辭，太宗許其終養。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，恒以米帛賚之，因上表旌其門閭，改所居為孝慈里。母卒，服竟，征拜吳王府功曹，再遷著作郎、弘文館直學士，預修《晉書》，加朝散大夫。永徽初卒，高宗遣使弔贈，給靈輿還鄉。有集二十卷。

褘之少與孟利貞、高智周、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，時人號為劉、孟、高、郭。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。上元中，遷左史、弘文館直學士，與著作郎元萬頃，左史范履冰、苗楚客，右史周思茂、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，共撰《列女傳》、《臣軌》、《百僚新誡》、《樂書》，凡千餘卷。時又密令參決，以分宰相之權，時人謂之“北門學士”。褘之兄懿之，時為給事中，兄弟並居兩省，論者美之。

儀鳳二年，轉朝議大夫、中書侍郎，兼豫王府司馬，尋加中大夫。褘之有姊在宮中為內職，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，褘之潛伺見之，坐是配流嶲州。歷數載，天后表請高宗召還，拜中書舍人。轉相王府司馬，復遷檢校中書侍郎。高宗謂曰：“相王朕之愛子，以卿忠孝之門，藉卿師範，所冀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耳。”褘之居家孝友，甚為士族所稱，每得俸祿，散於親屬，高宗以此重之。則天臨朝，甚見親委。及豫王立，褘之參預其謀，擢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賜爵臨淮男。時軍國多事，所有詔敕，獨出褘之，構思敏速，皆可立待。及官名改易，褘之為鳳閣侍郎、同鳳閣鸞台三品。

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，左授衛州司馬，詣宰相陳訴。內史騫味道謂曰：“此乃皇太后處分也。”褘之謂先敏曰：“緣坐改官，例從臣下奏請。”則天聞之，以味道善則歸己，過則推君，貶青州刺史。以褘之推善於君，引過在己，加授太中大夫，賜物百段、細馬一匹。因謂侍臣曰：“夫為臣之體，在揚君之德，君德發揚，豈非臣下之美事？且君為元首，臣作股肱，情同休戚，義均一體。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，而得一體安者。味道不存忠赤，已從屏退。褘之竭忠奉上，情甚可嘉。”納言王德真對曰：“昔戴至德每有善事，必推於君。”太后曰：“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，逮其終歿，有制褒崇。為臣之道，豈過斯行，傳名萬代，可不善歟！”

儀鳳中，吐蕃為邊患，高宗謂侍臣曰：“吐蕃小丑，屢犯邊境，我比務在安輯，未即誅夷。而戎狄豺狼，不識恩造，置之則疆場日駭，圖之則未聞上策，宜論得失，各盡所懷。”時劉景仙、郭正一、皇甫文亮、楊思征、薛元超各有所奏。褘之時為中書舍人，對曰：“臣觀自古明王聖主，皆患夷狄。吐蕃時擾邊隅，有同禽獸，得其土地，不可攸居，被其憑淩，未足為恥。願戢萬乘之威，且寬百姓之役。”高宗嘉其言。

後禕之噂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：“太后既能廢昏立明，何用臨朝稱制？不如返政，以安天下之心。”大隱密奏其言。則天不悅，謂左右曰：“禕之我所引用，乃有背我之心，豈復顧我恩也！”垂拱三年，或誣告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，兼與許敬宗妾有私，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。本立宣敕示禕之，禕之曰：“不經鳳閣鸞台，何名為敕？”則天大怒，以為拒捍製使，乃賜死於家，時年五十七。

初，禕之既下獄，睿宗為之抗疏申理，禕之親友咸以為必見原宥，竊賀之。禕之曰：“吾必死矣。太后臨朝獨斷，威福任己，皇帝上表，徒使速吾禍也。”禕之在獄時，嚐上疏自陳。及臨終，既洗沐，而神色自若，命其子執筆草謝表，其子將絕，殆不能書。監刑者促之。禕之乃自操數紙，援筆立成，詞理懇至，見者無不傷痛。時麟台郎郭翰、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，則天聞而惡之，左遷翰為巫州司法，思鈞為播州司倉。睿宗即位，以禕之宮府舊僚，追贈中書令。有集七十卷，傳於時。

魏玄同

魏玄同，定州鼓城人也。舉進士。累轉司列大夫。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，配流嶺外。上元初赦還。工部尚書劉審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，拜岐州長史。累遷至吏部侍郎。

玄同以既委選舉，恐未盡得人之術，乃上疏曰：

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，為國者必求賢以蒞官。匠之不良，無以成其工；官之非賢，無以致於理。君者，所以牧人也；臣者，所以佐君也。君不養人，失君道矣；臣不輔君，失臣任矣。任人者，誠國家之基本，百姓之安危也。方今人不加富，盜賊不衰，獄公未清，禮義猶闕者，何也？下吏不稱職，庶官非其才也。官之不得其才者，取人之道，有所未盡也。臣又聞傳說曰：“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設都，樹後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師長，不惟逸豫，惟以理人。”昔之邦國，今之州縣，士有常君，人有定主，自求臣佐，各選英賢，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。秦併天下，罷侯置守，漢氏因之，有沿有革。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，其傅相大官，則漢為置之。州郡掾吏、督郵從事，悉任之於牧守。爰自魏、晉，始歸吏部，遞相祖襲，以迄於今。用刀筆以量才，案簿書而察行，法令之弊，其來自久。

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，有不得已者，亦當運獨見之明，定卓然之議。如今選司所行者，

非上皇之令典，乃近代之權道，所宜遷徙，實為至要。何以言之？夫尺丈之量，所及者蓋短；鍾庾之器，所積者寧多。非其所及，焉能度之；非其所受，何以容之？況天下之大，士人之眾，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？假使平如權衡，明如水鏡，力有所極，照有所窮，銓綜既多，紊失斯廣。又以比居此任，時有非人。豈直愧彼清通，昧於甄察；亦將竟其庸妄，糅彼棼絲。情故既行，何所不至？髴私一啟，以及萬端。至乃為人擇官，為身擇利，顧親疏而下筆，看勢要而措情。悠悠風塵，此焉奔兢；擾擾遊宦，同乎市井。加以厚貌深衷，險如溪壑，擇言觀行，猶懼不周。今使百行九能，折之於一面，具僚庶品，專斷於一司，不亦難矣！且魏人應運，所據者乃三分；晉氏播遷，所臨者非一統。逮乎齊、宋，以及周、隋，戰爭之日多，安泰之時少，瓜分瓦裂，各在一方。隋氏平陳，十餘年耳，接以兵禍，繼以饑饉，既德業之不逮，或時事所未遑，非謂是今而非古也。武德、貞觀，與今亦異，皇運之初，庶事草創，豈唯日不暇給，亦乃人物常稀。天祚大聖，享國永年，比屋可封，異人間出。咸以為有道恥賤，得時無怠，諸色入流，歲以千計。群司列位，無復新加，官有常員，人無定限。選集之始，霧積雲屯，擢敘於終，十不收一。淄澠雜混，玉石難分，用舍去留，得失相半。撫即事之為弊，知及後之滋失。

夏、殷已前，制度多闕，周監二代，煥乎可睹。豈諸侯之臣，不皆命於天子，王朝庶官，亦不專於一職。故周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，命之曰：“慎簡乃僚，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，唯吉士。”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。太僕正，中大夫耳，尚以僚屬委之，則三公九卿，亦必然矣。《周禮》：太宰、內史，並掌爵祿廢置；司徒、司馬，別掌興賢詔事。當是分任於群司，而統之以數職，各自求其小者，而王命其大者焉。夫委任責成，君之體也，所委者當，所用者精，故能得濟濟之多士，盛芃芃之棫樸。

裴子野有言曰：“官人之難，先王言之尚矣。居家視其孝友，鄉黨服其誠信，出入觀其誌義，憂歡取其智謀。煩之以事，以觀其能；臨之以利，以察其廉。《周禮》始於學校，論之州里，告諸六事，而後貢之王庭。其在漢家，尚猶然矣。州郡積其功能，然後為五府所辟，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，三公參得除署，尚書奏之天子。一人之身，所關者眾；一士之進，其謀也詳。故官得其人，鮮有敗事。魏、晉反是，所失弘多。”子野所論，蓋區區之宋朝耳，猶謂不勝其弊，而況於當今乎！

又夫從政蒞官，不可以無學。故《書》曰：“學古入官，議事以制。”《傳》曰：“我聞學以從政，不聞以政入學。”今貴戚子弟，例早求官，髫齔之年，已腰銀艾，或童草之歲，已襲朱紫。弘文崇賢之生，千牛輦腳之類，課試既淺，藝能亦薄，而門閥有素，資望自高。夫象賢繼父，古之道也。所謂胄子，必裁諸學，修六禮以節其性，明七教以

興其德，齊八政以防其淫，舉上賢以崇德，簡不肖以黜惡。少則受業，長而出仕，並由德進，必以才升，然後可以利用賓王，移家事國。少仕則廢學，輕試則無才，於此一流，良足惜也。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，不待州縣之舉，直取之於書判，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。

臣又以為國之用人，有似人之用財。貧者厭糟糠，思短褐；富者餘糧肉，衣輕裘。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，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；在太平多士之日，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。《詩》云：“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。”楚，荊也，在薪之翹翹者。方之用才，理亦當爾，選人幸多，尤宜簡練。臣竊見制書，每令三品、五品薦士，下至九品，亦令舉人，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。但以褒貶不甚明，得失無大隔，故人上不憂黜責，下不盡搜揚，苟以應命，莫慎所舉。且惟賢知賢，聖人篤論，伊、皋既舉，不仁咸遠。復患階秩雖同，人才異等，身且濫進，鑒豈知人？今欲務得實才，兼宜擇其舉主。流清以源潔，影端由表正，不詳舉主之行能，而責舉人之庸濫，不可得已。《漢書》云：“張耳、陳餘之賓客、廝役，皆天下俊傑。”彼之蕞爾，猶能若斯，況以神皇之聖明，國家之德業，而不建久長之策，為無窮之基，盡得賢取士之術，而但顧望魏、晉之遺風，留意周、隋之末事，臣竊惑之。伏願稍回聖慮，時采芻言，略依周、漢之規，以分吏部之選。即望所用精詳，鮮于差失。

疏奏不納。弘道初，轉文昌左丞，兼地官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則天臨朝，遷太中大夫、鸞台侍郎，依前知政事。垂拱三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檢校納言，封鉅鹿男。玄同素與裴炎結交，能保始終，時人呼為“耐久朋”。而與酷吏周興不協。永昌初，為周興所構，云玄同言：“太后老矣，須復皇嗣。”太后聞之，怒，乃賜死於家。監察御史房濟謂玄同曰：“何不告事，冀得召見，當自陳訴。”玄同歎曰：“人殺鬼殺，有何殊也，豈能為告人事乎！”乃就刑，年七十三。

子恬，開元中為潁王傅。

李昭德

李昭德，京兆長安人也。父乾祐，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。時有鄜令裴仁軌私役門夫，太宗欲斬之。乾祐奏曰：“法令者，陛下制之於上，率土尊之於下，與天下共之，非陛下獨有也。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，是乖畫一之理。刑罰不中，則人無所措手足。臣忝憲司，不敢奉制。”太宗意解，仁軌竟免。乾祐尋遷侍御史。母卒，廬於墓側，負土成墳，太

宗遣使就墓弔之，仍旌表其門。後歷長安令、治書御史，皆有能名，擢拜御史大夫。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協，竟為遂良所構。永徽初，繼受邢、魏等州刺史。乾祐雖強直有器幹，而昵於小人，既典外郡，與令史結友，書疏往返，令伺朝廷之事。俄為友人所發，坐流愛州。乾封中，起為桂州都督，歷拜司刑太常伯。舉京兆功曹參軍崔擢為尚書郎，事既不果，私以告擢。後擢有犯，乃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，乾祐復坐免官。尋卒。

昭德，即乾祐之孽子也。強幹有父風。少舉明經，累遷至鳳閣侍郎。長壽二年，增置夏官侍郎三員，時選昭德與婁師德、侯知一為之。是歲，又遷鳳閣鸞台平章事，尋加檢校內史。長壽中，神都改作文昌台及定鼎、上東諸門，又城外郭，皆昭德創其制度，時人以為能。初，都城洛水天津之東，立德坊西南隅，有中橋及利涉橋，以通行李。上元中，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眾坊之左街，當長夏門，都人甚以為便，因廢利涉橋，所省萬計。然歲為洛水衝注，常勞治葺。昭德創意積石為腳，銳其前以分水勢，自是竟無漂損。

時則天以武承嗣為文昌左相，昭德密奏曰：“承嗣，陛下之侄，又是親王，不宜更在機權，以惑眾庶。且自古帝王，父子之間猶相篡奪，況在姑侄，豈得委權與之？脫若乘便，寶位寧可安乎？”則天矍然曰：“我未之思也。”承嗣亦嚐返譖昭德，則天曰：“自我任昭德，每獲高臥，是代我勞苦，非汝所及也。”承嗣俄轉太子少保，罷知政事。延載初，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，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。則天不許，慶之固請不已，則天令昭德詰責之，令散。昭德便杖殺慶之，餘眾乃息。昭德因奏曰：“臣聞文武之道，布在方策，民有侄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！以親親言之，則天皇是陛下夫也，皇嗣是陛下子也，陛下正合傳之子孫，為萬代計。況陛下承天皇顧托而有天下，若立承嗣，臣恐天皇不血食矣。”則天寤之，乃止。

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，故幸恩者，事無大小，但近諂諛，皆獲進見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，詣闕輒進。諸宰相詰之，對云：“此石赤心，所以來進。”昭德叱之曰：“此石赤心，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？”左右皆笑。是時，來俊臣、侯思止等枉撓刑法，誣陷忠良，人皆懾懼，昭德每廷奏其狀，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摧屈。來俊臣又嚐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詵女，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，敕政事堂共商量。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：“大可笑！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女，已大辱國。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，無乃復辱國耶！”尋奏寢之。侯思止後竟為昭德所繩，搒殺之。

既而昭德專權用事，頗為朝野所惡。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言其罪狀曰：

臣聞百王之失，皆由權歸於下。宰臣持政，常以勢盛為殃。魏冉誅庶族以安秦，非不忠也。弱諸侯以強國，亦有功也。然以出入自專，擊斷無忌，威震人主，不聞有王，張祿一進深言，卒用憂死。向使昭王不即覺悟，魏冉果以專權，則秦之霸業，或不傳其子孫。陛下創業興王，撥亂英主，總權收柄，司契握圖。天授已前，萬機獨斷，發命皆中，舉事無遺，公卿百僚，具職而已。自長壽已來，厭怠細政，委任昭德，使掌機權。然其幹濟小才，不堪軍國大用。直以性好淩轢，氣負剛強，盲聾下人，芻狗同列，刻薄慶賞，矯枉憲章，國家所賴者微，所妨者大。天下杜口，莫敢一言，聲威翕赫，日已熾盛。臣近於南台見敕日，諸處奏事，陛下已依，昭德請不依，陛下便不依。如此改張，不可勝數。昭德參奉機密，獻可替否，事有便利，不預諮謀，要待晝旨將行，方始別生駁異。揚露專擅，顯示於人，歸美引愆，義不如此。州縣列位，台寺庶官，入謁出辭，望塵習氣。一切奏讞，與奪事宜，皆承旨意，附會上言。今有秩之吏，多為昭德之人。陛下勿謂昭德小心，是我手臂。臣觀其膽，乃大於身，鼻息所衝，上拂雲漢。近者新陷來、張兩族，兼挫侯、王二仇，鋒銳理不可當，方寸良難窺測。

書曰：知人亦未易，人亦未易知。漢光武將寵龐萌，可以托孤，卒為戎首。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，竟肆奸回。夫小家治生，有千百之資，將以托人，尚憂失授。況兼天下之重，而可輕忽委任者乎！今昭德作福專威，橫絕朝野，愛憎與奪，旁若無人。陛下恩遇至深，蔽過甚厚。臣聞蟻穴壞堤，針芒寫氣，涓涓不絕，必成江河。履霜堅冰，須防其漸，權重一去，收之極難。臣又聞輕議近臣，犯顏深諫，明君聖主，亦有不容。臣熟知今日言之於前，明日伏誅於後。但使國安身死，臣實不悔。陛下深覽臣言，為萬姓自愛。

時長上果毅鄧注又著《碩論》數千言，備述昭德專權之狀，鳳閣舍人逢弘敏遽奏其論。則天乃惡昭德，謂納言姚璹曰：“昭德身為內史，備荷殊榮，誠如所言，實負於國。”延載初，左遷欽州南賓尉，數日，又命免死配流。尋又召拜監察御史。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，乃誣構昭德有逆謀，因被下獄，與來俊臣同日而誅。是日大雨，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。相謂曰：“今日天雨，可謂一悲一喜矣。”神龍中，降制曰：“故李昭德勤恪在公，強直自達。立朝正色，不吐剛以茹柔；當軸勵詞，必抗情以歷詆。塘隍府寺，樹勣良多，變更規模，歿而不朽。道淪福善，業虧嫉惡，名級不追，風流將沫。式旌壞樹，光被幽明，可贈左御史大夫。”德宗建中三年，加贈司空。

贊

史臣曰：裴炎位居相輔，時屬艱難，歷覽前蹤，非無忠節。但見遲而慮淺，又遭命以會

時。何者，當是時，高宗晏駕尚新，武氏革命未見，炎也唯慮中宗之過失，是其淺也；不見太后之苞藏。是其遲也。及乎承嗣請封祖禰，三思勸殺宗親，然後徒有諫章，何嘗濟事，是辜遺托，豈痛伏誅。時論則然，遲淺須信。況聞睹構逆則示其閑暇，俾殺降則彰彼猜嫌，小數有餘，大度何足，又其驗也。

禕之名父之子，諒知其才，著述頗精，履歷無愧。師範王府，秉執相權，咸有能名，固愜群議。何乃失言於大隱，取金於萬榮，潛見內人，私通嬖妾，使濁跡玷其清譽，淫行汙於貞名。若言俗困濫刑，公行誣告，即又自昧周防之道，人非盡戮之冤。賜死於家，猶為多幸，臨終不撓，抑又徒勞。

玄同富於詞學，公任權衡，當為典選之時，備疏擇才之理。但以高宗棄代之後，則天居位之間，革命是懷，附己為愛，苟一言之不順，則赤族以難逃。是以唐之名臣，難忘中興之計；周之酷吏，常謀並進之讒。玄同欲復皇儲，固宜難免，死而無過，人殺何妨。

昭德強幹為臣，機巧蒞事，凡所製置，動有規模。武承嗣方持左相權，將立為皇太子，尋更所任，復寢其謀，咸由昭德之言，能拒則天之旨。又觀其誅侯思止，法王慶之，挫來俊臣，致朋黨漸衰，諛佞稍退。又則天謂承嗣曰：“我任昭德，每獲高臥，代我勞苦，非汝所及也。”此則強幹機巧之驗焉。公忠之道，亦在其中矣。不然，則何以致是哉！若使昭德用謙御下，以柔守剛，不恃專權，常能寡過，則復皇嗣而非晚，保臣節而必終。蓋由道乏弘持，器難苞貯，純剛是失，卷智不全。所以丘愔抗陳，鄧注深論，瓦解而固難收拾，風摧而豈易扶持。自取誅夷，人誰怨懟？

讚曰：政無刑法，時屬艱危。裴炎之智，慮淺見遲。禕之履行，貸色自欺。昭德強猛，何由不虧？死無令譽，孰謂非宜。玄同不幸，顛殞亦隨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